

创作上定位“混乱”导致“负能量”凸显 莫让国产动画片“教坏”孩子

观点圈

明天就是六一儿童节,自孩子们的娱乐生活被动画片占据后,卡通人物会带给他们何种影响就开始受到关注。虽然“寓教于乐”的评价久已听闻,但也有家长批评“动画片”教坏了孩子。近日,一位妈妈怒斥国产动画“三宗罪”的帖子在网上热传,将“喜羊羊”、“熊出没”等国产动画不利孩子心灵成长的话题又推到了台前。

带来不利影响

这位妈妈总结了当下热播国产动画的三宗罪,并以《喜羊羊和灰太狼》与《熊出没》来举例:“罪一,宣扬暴力,包括打、撞、碰、淹、烤、烧、熏、喷、电、枪射、绳子吊、车碾压等多种行为。”“罪二,宣扬生命的不死,暴力再怎么恐怖,主人公们都‘不会死’。”“罪三,宣扬恶俗的社会理念。比如《喜羊羊》里,非要把灰太狼设计成‘怕老婆’的形象。”她认为,这些因素让人不安,“孩子自己不明白熏习渐染的影响,做父母的却非常明白,也非常焦灼!”

家长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去年4月,一名9岁男童就曾模仿“灰太狼烤羊”,将小伙伴绑在树上,点火烧成重伤;今年3月,一个两岁半的男孩,又模仿《熊出没》里的光头强挥舞斧头,结果把自己的两根手指砍伤……更多的家长则透露,孩子经常将“我灭了你”“去死”“白痴”等动画片里的台词挂在嘴边,并模仿其中人物动不动就挥



■《熊出没》剧照

图 TP

舞玩具枪打小朋友。

整改成效有限

事实上,国产动画遭遇批评这并非新鲜事。去年10月,《喜羊羊和灰太狼》与《熊出没》更被央视(新闻联播)点名批评存在暴力失度、语言不文明等问题。随后,两部动画片制作方均对其内容进行了整改,之后荧屏上播出的“喜羊羊”系列与“熊出没”系列均自称为“绿色版”。

但记者发现,“整改”的成效并不明显,虽然年初上映的大电影“喜羊羊”与“熊出没”获得好评,但荧屏上播出的“绿色版”却变化不大。“部分粗话被换掉了,但暴力却没有删掉,只是加了‘动画情节,请勿模仿’,但4岁的小孩子字都认不全,写着有什么用。”有家长这样吐槽“绿色版”《熊出没》。

还有家长指出,暴力粗俗在国

产动画片中属普遍现象。网友“黄晶晶_judy”以在各大少儿频道热播的《果宝特攻》举例:“里面充满了恶劣的台词,什么‘好狗不挡道’、‘最毒妇人心’之类的,再加上各种骗人的谎言和从头到尾的暴力打斗,还不如《熊出没》呢。”

定位混乱所致

家长们的批判,激起了部分网友的反驳。“看看那些著名的国外动画片,《灌篮高手》《变形金刚》《蝙蝠侠》,哪一部里不是都充满了‘暴力’?”网友“心空则灵”说。在他们看来,要求动画片里剔除暴力等元素,会抑制国产动画创作的发展。

但事实上,焦点问题并不在于动画片能否出现暴力,而在于什么样的动画片是适合孩子观看的。即使是在美国,《变形金刚》与《蝙蝠侠》也是划分到不适合7岁以下儿

喜剧≠爆笑 悲剧≠恸哭

有自己的癖好,从而形成的人物冲突,使得案件更为扑朔迷离,之余,还令人捧腹——于是,这出戏剧的层次就丰富了起来。缺乏人物塑造的“喜剧”不是喜剧,只是段子堆叠——它只是需要一张张嘴巴把这些段子说出来而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了很多所谓的喜剧,在剧场里爆笑,出了剧场,却都不记得自己为什么笑。而《海鸥》不同,当老姑娘被作家问:“你快乐吗?”原本喜相逢的场面,瞬间被老姑娘理解为“戳壁角”,她立刻抽出右手——原本她的右手正以示友好地与作家牵着。旋即,她转身绝尘而去。观众的第一反映是老姑娘的动作真好笑,多想一层,就触得到她的可怜与可悲。《宝岛一村》亦如是。当台上一群眷村老兵在不同年代,同一棵大榕树下,都在探讨“戴笠到底有没有死”的时候,观众爆

笑——因为我们知道戴笠死了,这个问题仿佛没有讨论的必要,但是,台上的角色却不知道,津津乐道。于是,我们看出他们的可笑,进而想到他们的可悲,以致发现其实本质是生活的荒诞。

喜剧,也是有格调高下的。二人转里,以模仿残障、智障人士逗乐观众的套路,不仅老朽而且缺乏基本的人文关怀。要理解20世纪初的契诃夫的喜剧的好,就必须知道诞生于古希腊的戏剧发展史。简言之,西方戏剧在发展中总体呈现“悲剧比喜剧高级”的论调。因为,喜剧——不管是小丑表演、玩笑段子、海派清口之类,其目的终究是让观众轻松地愉快地感觉不到时光流逝。而悲剧的诞生目的是——促人思考、发人深省。悲剧,也绝不是悲伤逆流成河,而是每一个人都做了符合其立场的选择,而最终这样

童观看那一级;《灌篮高手》在日本更因校园暴力被评级为“15禁”。

这些动画片最大的问题在于,创作上定位的“混乱”导致“负能量”的“凸显”。比如《熊出没》《果宝特攻》,以低龄化的故事、设计,包装着成人化的情节和台词,甚至是一些庸俗的内容,不具备完全的明辨是非能力的低龄儿童,很容易便模仿起动画片里的行为。此外,动画投资者太过急功近利也是原因之一,部分投资者和创作者只顾赚钱,作品不追求质量,过分商业化,带着浮躁心态注定创作不出好作品。

期待行业自律

“羊熊”被批后,已有部分业内人士迫切呼吁动画片内容分级制度的出台。在他们看来,简单粗暴地对现有动画片进行“整改”不如区分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的观看尺度,分级制度的建立,不仅有利于促进国产动画片的创作发展,还能保护儿童不受暴力低俗内容浸染。

动画行业自律更为重要。目前,国产动画的主要受众仍是3岁到10岁的儿童,这就需要一部动画片在制作之初,就排除那些可能造成不良影响的因素。此外,电视台也要建立更严格、完善的审查制度,对那些含有暴力、低俗、危险情节、不文明语言的动画片说不,进行播出前的把关。

最后,还要说的是,家长的把关也相当重要,切不可将孩子完全丢给电视机。孩子观看动画片时,家长需要进行适时适当地引导,告诉他们哪些是虚构的,哪些又是现实的,而不是把孩子的“学坏”完全归咎于动画片。

驻京记者 陶禹舟

文艺时评

文学是个被冷落的行当,但它常常也会突然被关注。很可惜,多半都是因为一些跟文学本身无关的事情。

本周新闻热点,湖北作协主席、著名作家方方指责湖北一诗人在省作协向中国作协推荐鲁迅文学奖参评作品的过程中“到处活动”,并搞定了全部评委。

我很八卦地打电话给数位文坛大佬询问,回答多是不清楚此事,再说也的确没有公开的证据。但有相熟者不以为然,跑奖,不算普遍,但也不算新鲜事儿了。我做某某某某奖评委的时候,不就有谁谁来公关么。含蓄的,请人来打招呼,直接的,自己来通路子。听说送钱也是有的,手段隐秘:搞个作品研讨会,开出比正常高很多的研讨费,或者以研讨的名义请评委旅游,好吃好喝地招待。有的文学奖项为了能拉到某些地方的赞助,甚至一开始就明确告诉评委,来自该地方的作家一定要得奖。

熙熙攘攘,皆为名利。文学奖本身的奖金、重要奖项带来的地方政府奖励,加起来大约可以超过跑奖的投入。退一步说,就算填不平成本,从此外出开讲座或是签售,头衔加上“某某文学奖得主”字样,更能坐实“著名作家”之“著名”二字。

网络上有署名柳忠秧的文章,批评买奖:“假食品毒害的是身体;而买奖诗人的作品却是毒害灵魂!此毒远甚彼毒,何其毒也!”批评买奖没错,但这结论有点言过其实,那些作品会毒害灵魂么?我觉得不会,因为读者没那么傻——你以为得了这个那个文学奖就会有读者了么;就算有了读者,你以为他们不会有正常的文学判断么。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关注肯定会多一些,但若说之前不喜欢他小说的读者,因此就转了性子认为他字字珠玑,基本上也是不可能的。

文学的口味如果因为文学奖而变化,那叫势利,与文学无关。当然,还有些口水仗,也与文学无关。评论人的作品好不好,空说无凭,我打算买两本柳忠秧的诗作来学习,但是很可惜,京东、当当、淘宝,还有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官网,都遍寻不着,不知谁能来指点一下?

曾经有几年,流行音乐各种榜办得声势浩大不亦乐乎,我也曾经北京香港赶着去采访,观摩学习。后来不去了,审美疲劳,更兼觉得无趣。无非是排排坐吃果果,来者有份。有一次,遇上有歌手为同行好友叫屈,事先答应给了他某某奖,怎么到了现场不给了呢,这是骗人!说得义正词严,无意中透露一个事实,台上的惊喜其实都是演出来的,事先根本早早地就排好座次了。从此,我就不大相信领奖时那瞬间迸发的眼泪了,跟我一样不大相信的,还有很多媒体和观众,如今的流行音乐颁奖典礼,大多数是被当作拼盘演唱会来看的。前车之鉴,文学界要不要重视一下?

想到 就说

家庭伦理剧《食来孕转》中有场戏,沈立东、苏桥夫妻俩说着枕边话,台词大意是妻子问丈夫“你举不举”“怎么说不举又举了”等等。夫妻俩的对话还怕观众听不懂,重复了好几遍……看到这儿,

有观众感叹,现在电视剧胆子真大,什么隐私话都敢说。有的嘲讽道,这叫所谓接地气。像这类性问题,你去医院看病,医生拉起白布帘遮盖。可在电视剧里,大庭广众面前,连那一层羞答答的遮羞布都

扯开了。

联想到另一部近期播出的电视剧,医院里有位年轻护士递给男主人公一个尿杯,男主人公问是接小便吗?护士说精液……真是俗不可耐,听了令人难受。

笔者认为,艺术不能简单照搬生活,不是生活中的话都可搬上荧屏。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伊波利特·丹纳认为,艺术家过分模仿生活不是给人快感,而是引起反感、憎恶,甚至令人作恶。因此,即使贴近生活,应对生活进行加工和提炼,台词更要摒脏话粗话,使其脱离低级趣味,对观众负责。曹钢